

当代中国 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研究

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夏 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中国 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研究

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夏 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研究/夏敏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

(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

ISBN 978 - 7 - 5097 - 7141 - 9

I. ①当… II. ①夏… III. ①农村 - 社会资本 - 研究 - 中国

IV. ①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431 号



· 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
当代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研究

著 者 / 夏 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浩敏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141 - 9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国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发展理论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比较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概念、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一直依靠从西方的“取经”。在政治学的理论和概念上，当下中国政治学讨论的热门话题往往也是由比较政治学引入的（如“中产阶级”“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等）。现有对中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大部分依靠从比较政治发展理论推导出来的假设，在中国政治丰富的材料中，通过实证的角度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因此，比较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养料。另一方面，由中国政治推导出来的经验、理论和方法，也促进了比较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完善。现有的比较政治发展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其中往往隐含了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这些基本的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实际，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偏见和盲点。而基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可以有效对这些偏见和盲点进行反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从而提炼升华出新概念、新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发展如何处理好国际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关系，如何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比较中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如何从自身发展困顿中突围，在改革中加快行进的步伐，成为我国政治学界面临的新课题。一个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又充满许多机遇和挑战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对其他国家政治发展有深入的体察，需要从全球比较政治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政治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织了“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这套丛书，内容涉及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等学科领域，丛书作者大都是我院政治学系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这套丛书是他们在自己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经过我院学术委员会的推

选，将陆续列入出版计划。学无止境，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增进政治学界的学术交流，为不断促进政治学的繁荣和中国政治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最早开展政治学的研究与人才培养，迄今一直保持为该领域国内最具优势地位的大学之一。经过几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科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一是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石。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理论创新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科学的政治学体系，对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中国政治学必须下大工夫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创建自己的政治学体系。基于以上认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围绕着政治学基础理论中的重大命题，如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主权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二是注重现实问题研究。政治学本质上是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学，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政治学者应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紧紧抓住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根据现实社会提出的要求，确定研究任务，为现实政治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历来就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政治学也不例外。在政治学研究中非常注重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985工程”的支持，对此我们也深表谢意。

由于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长，学科体系尚不成熟，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也未能达成共识，作者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政治发展与比较政治”丛书编委会

2012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 1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由来 / 1
-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概念 / 3
- 第三节 社会资本的效应 / 7
- 第四节 对国内社会资本研究的综述 / 10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with 样本 / 15
- 第六节 本项研究的重要性 / 18

第二章 我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存量 / 19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资本 / 19
-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资本 / 21
- 第三节 我国农村的制度变迁 / 27
- 第四节 社会资本的测量 / 29
- 第五节 建构一个立足我国农村场景的测量框架 / 33
- 第六节 结论 / 44

第三章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 46

- 第一节 理论性探讨与检验性假设 / 47
- 第二节 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 55
- 第三节 测量农村发展绩效 / 61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 69
- 第五节 多变量回归分析 / 74

第六节 结论 / 76

第四章 社会资本和农村基层治理 / 78

第一节 文献回顾和理论探讨 / 78

第二节 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演变 / 84

第三节 治理表现的测量 / 92

第四节 待检验的假设和案例研究 / 98

第五节 多变量回归分析 / 104

第六节 结论 / 108

第五章 社会资本与村民的民主价值观 / 110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 / 110

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民主价值观 / 116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公共精神 / 121

第四节 结论 / 127

第六章 社会资本和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 / 130

第一节 前期文献成果和理论探讨 / 130

第二节 农村的基层民主与政治参与 / 134

第三节 社会资本和村民的常规政治参与 / 137

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非常规政治参与 / 145

第五节 结论 / 150

第七章 总结 / 151

第一节 对实证研究结果的总结 / 151

第二节 经验研究的理论意义 / 154

第三节 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 / 158

参考文献 / 165

后 记 / 183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由来

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吗？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家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基于对西方社会进行的一系列实证分析，诸如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理论大师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斯蒂格利茨强调，社会资本理论代表了发展领域研究的第三次范式革命：第一代发展理论的范式强调实物资本的重要性，第二代发展理论的范式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第三代发展理论的范式则关注社会资本的政治经济效应。

那么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适用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国家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基于西方社会实证经验的社会资本理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之时，就不应该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和人才，而是应该更多投资于国民教育，重视积累无形的社会资本，因为无形的社会资本才能为一个国家与社会走上长久发展之路奠定的基石。

大量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认为，所谓社会资本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所拥有的一套公民规范和社会网络。它会产生社会公众之间的善意与相互理解，从而使得这个社会的公民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行动，以解决许多仅仅依靠政府与市场无法实现的公共问题。这些研究文献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或者社区如果拥有存量丰富的社会资本，那么它将会在很多领域取得较高的回报，比如经济的高效发展、社会治安的稳定以及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等。而如果一个社会或者社区社会资本比较匮乏，那么它们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就会比较糟糕。更进一步的是，这些研究文献认为，一

一个社会或者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或社区如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推行有效的政策，就能逐渐积累起社会资本，久而久之，就能改善其在上述领域中的表现。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都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而得以改善。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绝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事实。这种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社会资本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其对于诸如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如果不存在或者存量很少的话，那么积累社会资本的最优路径又是什么呢？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要么集中于城市，要么只关注社会资本一个或两个方面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试图回答以上问题，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具体说来，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书设计了一个立足于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紧密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并通过来自 9 个省与直辖市的 348 个农村的实证数据分析，勾勒了两种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分布。与以往的诸多研究不同，本书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定量研究，并充分运用一项完成于 2013 年的、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民意调查。该调查覆盖了 9 个省与直辖市的 348 个农村，调查获取了 3698 位村民与 348 位村干部（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两个层面的数据。这样一种基于大规模样本获得的数据，能够更为精确、更为全面地描述社会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存量分布，从而克服了以往诸多研究往往依赖于片面的、印象式的描述所导致的缺乏代表性、缺乏精确性的研究缺陷。

第二，本书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把社会资本的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进行了分别处理。具体说来，本书在宏观层面同时考察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庄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影响。这种宏观层面的分析主要依据 348 个农村的村庄层面的综合数据而进行，并辅以 8 个典型村庄的深度案例分析。通过宏观层面的考察，本书详细解释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民主治理的具体影响机制。

第三,就社会资本的微观效应而言,本书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个体层面上是如何影响村民个人的民主价值观念与政治参与行为的。这种微观层面的分析主要依赖 3698 位村民的个人数据而进行,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本书详细解释了两类社会资本(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对村民个人政治参与行为、个人民主价值观念的具体影响过程。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概念

在过去三十年里,社会资本理论流行于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之中,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举例来说,在 1981 年以前,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在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期刊中进行检索,检索结果表明,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仅有 20 篇。然而,在 1996 年至 1999 年间,如果同样以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在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中进行检索,这个数字就上升至 1003 篇。^①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视野与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在此,笔者将对不同学科中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简要的论述,并将探究政治学学科是如何定义社会资本的。基于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回顾,笔者将给出一个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被使用于社会学学科中。社会学学科里有关社会资本的当代阐述最早可以追溯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著作。布迪厄在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化时强调了获得资源的重要性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问题。布迪厄主张,“在不同的意义上,社会资本都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累积,这些资源[的拥有]与一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状态相关,而这个网络或多或少是彼此熟悉和赏识的制度化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资源与群体成员资格有关,而该资格则为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的支撑,以及一个他们信任彼此的凭据。”^②根据布迪厄的这一定义,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有关,该网络能被社会个体用以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是,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

① Frances Baum,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Power: Further Issues for a Public Health Agenda," *Journal of Epidemiological Community Health* 54, no. 6 (2000): 409-410.

②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 248.

社会网络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那些被该网络排斥在外的社会个体，或者那些无法获得该网络成员资格的社会个体就不能够利用这些资源。

詹姆士·科尔曼沿用了布迪厄的定义方法，认为“由社会资本概念所带来的功能就是认可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对于行为者的价值，这些方面一如资源一样，可以为行为者所用以实现自身的利益”。^①与此同时，科尔曼通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加强了社会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联系，从而完善了布迪厄的概念化工作。在社会资本的定义里，科尔曼全面汲取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他通过勾勒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对其下定义：“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拥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是由社会结构的某些层面构成；其次，它们便利了结构中行为者的特定行为，无论是个人抑或团体。”^②

社会学的当代社会资本研究者深受这一定义的影响。尽管概念可能有所变化，但是社会学领域里的社会资本研究者所给出的定义一般都认同了科尔曼所描述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资本的定義更多地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相关；第二，社会资本被视为是一种个人属性，用以追逐个人的利益。

在政治学领域，迄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资本理论家无疑当属罗伯特·普特南。他提出了在政治学和经济学学科中最为精练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普特南与其社会学前辈们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布迪厄和科尔曼把社会资本视为个人的属性，而普特南却把它发展为社会或社区的群体属性。罗伯特·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能使参与者共同行动、更加有效地追求集体目标。^③第二，布迪厄和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能用于追逐个人利益，而普特南则更加关注社会资本在社会或社区层面上的效应。换言之，普特南更加关注社会资本能够为一个社会或社区带来的整体性益处。

普特南把对意大利地方治理的分析作为其研究社会资本的开端。在其

①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05.

② Ibid., p. 302.

③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开创性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等学者把“社会组织生活的活力”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意大利不同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他发现，拥有较少存量社会资本的地区（在这里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组织的数目和参与以及信任度来测量的），如意大利南部，政府治理通常不太成功，存在着严重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①

这部著作引出了普特南的第二部影响深远的畅销书《独自打保龄》。在该书中，普特南指出美国人在公民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非正式社会交往活动方面的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保龄球曾是美国社会里不同社会团体经常举办的、高度社团化的活动之一。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独自打保龄球。在普特南的书中，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惠互利和彼此信任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与所谓的‘公民美德’密切相关。区别就在于‘社会资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植根于一个密集的社会互惠互利关系网络中时，公民美德的力量就会极为强大”。^②

尽管不同学者强调社会资本的不同侧面，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至少由两个不同的维度构成。^③ 在本书中，笔者会采纳帕梅拉·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化框架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

①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p. 19.

③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Putnam, *Bowling Alo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John Brehm and Wendy Rahn,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No. 3 (1997): 999-1023; Peter A. Hall,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1999): 417-461; Anirudh Krishna, *Active Social Capital: 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Halpern,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UK: Polity, 2005); Robert Putnam and Kristin A. Gos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Putnam, eds.,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19; Kenneth Newto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No. 5 (1997): 575-586; John A. Booth and Patricia Bayer Richard,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apita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60, No. 3 (1998): 780-800; Deepa Narayan and Lant Pritchett,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in Partha Dasgupta and Ismail Serageldin, eds.,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 pp. 269-295.

本的两个不同维度包括“客观社会联系”和个人之间的“主观纽带”。客观社会联系,或者社会网络,指的是那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个体意愿与平等的基础之上形成、运转。主观纽带,或者说规范,主要指的是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和互惠互利。^①

此外,普特南认为,上述两个维度是密切相关的。那些广泛参与横向(horizontal)组建的社会网络的公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其他个体是可信的而且是有帮助的。然而,在纵向(vertical)组建的社会网络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等级制,这不但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的规范,而且事实上,还会削弱该规范。正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说,“一个纵向的社会网络,无论它有多密集、对它的成员有多重要,它都不能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信息的纵向流动总是没有信息的横向流动可靠”。^②信息的纵向流动总会存在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隐瞒与欺骗,也总存在着信息交流之间的不对等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纵向的社会网络之中,如果上级不遵守互惠互利的规范、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下级很难对上级进行制裁。而在一个横向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成员之间会通过施加制裁来抗衡机会主义的威胁,从而保障互惠互利规范的遵守。

此外,一些学者还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形态:跨越型社会资本与紧密型社会资本。^③这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在克里希奈的著作中又被称作现代型社会资本(modern social capital)和传统型社会资本(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④跨越型社会资本被定义为诸如松散的朋友和同事等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交往网络和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的范例包括民权运动、青年服务组织以及基督教等宗教组织。紧密型社会资本是指有着类似境遇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网络纽带,也即直系亲属、心腹之交和左邻右

① Pamela Paxton,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1 (1999): 88 - 127.

② Robert Putnam,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p. 173 - 174.

③ Paxton,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Sonja Zmerli, "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2, No. 3 (2003): 68 - 75; Robert Wuthnow, *Loose Connections: Civic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Fragmented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chael Woolcock,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No. 2 (1998): 151 - 208.

④ Krishna, *Active Social Capital: 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舍之间的纽带。紧密型社会资本的范例则包括家庭和朋友间的亲密纽带。^①

在本书中,笔者将按照普特南对这两类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沿着两个维度——客观社会联系与主观纽带,对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在第二章里,笔者将论述在中国农村的场景之下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进而提出一个适合我国农村场景的社会资本测量框架。

第三节 社会资本的效应

基于对西方社会经验事实的考察,一些社会资本理论家指出,充足的跨越型社会资本会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府绩效与民主治理。^②跨越型社会资本能够保护其成员不受其他成员寻租(rent-seeking)行为的危害。拥有大量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参与者会控制其机会主义的行为。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很可能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因此他们需要在社会网络内部维持其声誉,并避免受到惩罚;第二,通过限制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他们期望其他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馈。与此同时,跨越型社会资本往往会超越不同的社区与社会阶层。所以,它会为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整合社会的不同部分。^③

然而,学者们对于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争论。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于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政府治理绩效与民主运转没有影响,或者甚至产生负面的影响。^④紧密型社会资本源于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人际网络。在这些小型团体之中,显然不可能存

① Putnam, *Bowling Alo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② Stephen Knac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No. 4 (2002): 772-785; Eric Uslaner,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Knac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Steph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Wuthnow, *Loose Connections: Civic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Fragmented Communities*; Uslaner,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Zmerli, "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

④ Knac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Francis Fukuyama,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The Coming Agenda," *SAIS Review* 22, No. 1 (2002): 23-37; Zmerli, "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

在着机会主义的行为，因为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谁也没有胆量冒着风险毁坏自己的声誉，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采取机会主义的寻租行为。但是，紧密型社会资本并不能减少这些小团体之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些小团体之外，社会个体即便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寻租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因此而受损。因此，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存量水平越高，社会中就越容易出现利己主义的寻租行为，社会成员就越会变得自私自利，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

既往一些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肯定了对跨越型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社会资本进行区分的重要性。^①以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跨越型社会资本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紧密型社会资本却无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强化网络内部的特定性互惠互利，并维持网络内部的团结。^②然而，如果没有跨越型社会资本来弥合社会分歧（比如，宗教、种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分歧），那么紧密型社会资本就会成为追逐狭隘利益的基础，并将极大地阻碍人们之间分享信息与资源。相反，跨越型社会资本“更适合于与外部网络联结，更适合信息扩散”，所以“能够产生更大范围的认同与互惠互利”。^③

另一些学者主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紧密型社会资本对公共产品的供应有着积极影响，而这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无疑非常重要。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蔡晓丽教授对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连带性团体（solidary groups）——诸如寺庙、宗族或者部落——能够提供非正式的规范与准则，如果该团体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边界相重叠，那么这些规范与准则就有助于公民确保地方官员履行其责任。^④这些连带性团体如果把其成员都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同时也把地方官员囊括到自

① Knac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Sjoerd Beugelsdijk and Ton van Smulders, "Social Capital and Growth in European Regions: An Empirical Te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1 (2005): 301-324; Knack and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William A. Callahan, "Social Capital and Corruption: Vote Buy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 no. 3 (2005): 495-508.

② Putnam, *Bowling Alon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p. 22.

③ Ibid., pp. 22-23.

④ Lily Lee Tsai, "Cadres, 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8 (2002): 1-27; and idem,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身的活动之中,那么,这些连带性团体就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治理和公共产品的供应。

在讨论社会资本的效应时,一个关于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框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笔者在讨论社会资本的定義时所提到的,不同的学者对于社会资本到底是一个个人层面的个体属性,还是一个社区层面的群体属性,实际上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以普特南为首的社会资本理论家倾向于把社会资本看做一个社区层面的群体性概念,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一个社会或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经济增长、政府治理以及民主运转的影响。

笔者进行的以上综述与评价都是基于宏观层次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社会资本效应的分析还应有一个微观的层面,正如科尔曼等人所强调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具有个人层面的个体属性。笔者发现从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以往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讨论过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会怎样影响他对于民主体制的信念、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实际政治行为。^①

因此,在本书中笔者采取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影响。笔者的研究既包括了宏观层次的分析,也就是讨论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寡对于其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治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包括了微观层次的分析,也就是讨论一个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寡对于其参与农村基层民主的行为与观念会产生何种影响。

具体来说,在宏观层面上,本书使用了2013年在348个农村进行的社会调查数据来考查我国农村地区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治理产生的影响。本书第三章的重点是分析一个村庄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第四章则主要详述一个村庄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于其政府治理

① Boix and Posner, "Social Capital: Explaining Its Origins and Effec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rehm and Rahn,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Newton,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 3 (1994): 4-17; and idem,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的影响。当考察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的影响时,笔者还将其他竞争性因素也都考虑在内,包括村庄规模、与集镇的距离和区域位置。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我国农村地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社会资本是如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施加重要影响的。

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上,本书使用了同一次社会调查的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农村地区,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对于其参与农村基层民主的行为与观念会产生何种影响。本书的第五章主要阐述了村民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于其参与农村民主政治生活的影响。而本书的第六章则将重点放在分析村民个人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于其民主价值观念与态度的影响。

第四节 对国内社会资本研究的综述

自从社会资本理论从西方学术界引入以来,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热点。社会学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①,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获得的作用等。^②政治学学者则主要研究了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③,以及在宏观层面对政治制度的影响。^④经济学学者主要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以及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对于其个人商业行为的影响。

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嵌入

①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上)》,《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下)》,《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胡荣、胡康:《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公安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周玉:《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社会》2006年第1期;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孟天广、马全军:《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

④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马得勇:《乡村社会资本的政治效应:基于中国20个乡镇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6期。